

译林少儿文库

人



猿

泰山

不屈的泰山



[美国] 伯勒斯 著
毕可生 孙亚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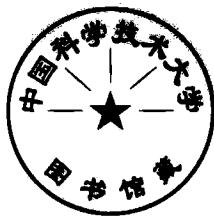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不屈的泰山

译林少儿文库

人猿泰山-7

[美国]伯勒斯 著
毕可生 孙亚英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猿泰山／(美)伯勒斯(Burroughs, E. R.)著;毕可生,孙亚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Tarzan of the Apes

ISBN 7-80657-198-1

I. 人… II. ①伯… ②毕… ③孙…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3492号

- 书 名 人猿泰山(7) 不屈的泰山
作 者 [美国]伯勒斯
译 者 毕可生 孙亚英
责任编辑 袁 楠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197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189千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98-1/I·175
定 价 全套(共8本)96.00元
本册1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庄园遭屠掠	1
二 复仇狮子洞	15
三 在德军前线	33
四 喂过狮子之后	45
五 金鸡心盒	59
六 复仇与怜悯	74
七 讨还血债以后	86
八 泰山和大猿们	96
九 迫降的侦察机	113
十 陷入野蛮人手中	130
十一 找到了那架飞机	145
十二 想驾驶飞机的黑人	158
十三 乌三格得其所哉	169
十四 黑狮	179
十五 神秘的脚印	189
十六 夜袭	204
十七 古堡奇域	213
十八 在疯子群中	222

十九	王后讲述的故事	237
二十	泰山来了	257
二十一	在暗道中	265
二十二	巧遇奥托布	275
二十三	逃出舒寨	286
二十四	赤胆忠心	301





一 庄园遭屠掠

公元一九一四年,发生了一件能载入史册的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不仅攻占了比利时,而且还派出小股部队进军非洲,与英国、法国争夺殖民地。

德军大尉豪蒲曼·弗立茨·施奈德就在执行这样的任务。他带领着一队人马,走在非洲丛林里的路上。他走得很疲惫了,丛林中的闷热让他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在他旁边是他的副领队,还有一位中尉,名叫冯·高斯。施奈德身后有一群体力消耗殆尽的摩洛哥本地人,他们是被抓来挑运行李、军火等等随军用品的脚夫。他们现在的处境几乎等于亡国奴,所以连那些黑人士兵也感到自己比摩洛哥人高出一等,以至他们敢学着白人长官的样子,时不时地用刺刀尖或来复枪的枪托,来驱赶他们赶路。

这一带地方本来是雇不到正式脚夫的,如果雇用,不但要花钱,还得像对待黑人士兵一样,不能对他们随便侮辱。现在豪蒲曼·施奈德索性就地取材,抓了些摩洛哥人来充任脚夫,不仅省了钱,还可以恣意肆虐。稍不如意,他就把普鲁士人的暴脾气尽情发泄到这些摩洛哥人身上。尽管施奈德周围有不少他们自己的荷枪实弹的士兵,可是,仅仅



三个德国军官,在这非洲中部地区的荒漠毕竟还是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形只影单的,他们如此不加节制的肆虐得冒点风险。俗话说,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

施奈德也考虑过行军的安全,他对部下做了这样的安排:在他前面走着一半他的士兵队伍,在他身后走着另一半,而他和副领队,以及另一位中尉,则正好走在士兵们中间。这样一种摆布法就大大减少了丛林中种种危险对他们的威胁。在队伍的最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两个半裸体的当地土著野蛮人,他们的脖子上都锁着铁链,身上还烫出了烙印。他们是被大日耳曼族库尔都血统的德意志人强征来服务的,是这支队伍的向导。

其实,无论入侵者如何蛮横、如何残暴,有压迫就会有反抗,现在这两个惨遭酷刑的向导就在暗中消极反抗着。林中有许多歧路,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他们对视了一下,马上对对方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有意把这队人马往错路上引。在这一带,遭到这种待遇的向导常用此办法对付敌人。

走了相当长一段路之后,施奈德也有所察觉,不免疑惑起来:怎么这路越走越不对劲呢?一直是茫茫无边的蛮荒,看不到平原,也看不到水,更不用说有村落了。他在疑惑两个向导暗算他,他当然有权力杀了这两个人,可是队伍没有向导总是不行的,另外再找,也不那么容易,况且,另外找的向导不一定就比这两个好。当向导被带到施奈德面前受盘问时,他俩又都一口咬定走的是捷径,保证可以达到目的地。施奈德知道这两个向导是逃不了的,而且他到底还希望他们能把这支队伍领出丛林,于是没再说什么,仍旧让他



俩带着走。丛林中处处有野兽的足迹,有时甚至能遇到犀牛和大象。到了夜间就更可怕了,密林中伸手不见五指,经常能听到狮子和猎豹的咆哮声,有时狼和鬣狗从树丛中窜过,发出一种沙沙声……各种各样恐怖的声音和影像吓得这支队伍里的人心胆俱裂。

施奈德的队伍在疲惫和恐怖中走了几天,忽然前边出现了一片平原,连那两个向导都出乎意料。他们原本是不准备带领这支队伍走到有人的地方的,现在,无意间已经到了这里,再转向是不可能的了。这几天来,施奈德的失望一点点在增加,逐渐向绝望发展,他的耐心渐渐失去,已经几次在考虑是否必须杀死这两个向导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了平原,再往前看,远处居然还有草地和河流,他的心情陡然间好起来,简直像是绝处逢生。

施奈德转头看了看他的副领队,脸上浮出这么多天来从未有过的笑容。他又举起望远镜向前方探视着。他一边看,一边告诉副领队,在前面河流的旁边,绿树浓阴之下,竟有一个土地肥美的庄园呢。他把望远镜递给副领队说:

“你看看!咱们真算幸运。你看到了吗?”

副领队举起望远镜,向施奈德指给他的方向眺望着,说:

“是的,看样子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庄园,恐怕就是我听说过的约翰·克来顿·格里斯托克爵士的庄园。他非常出名,人们都叫他什么‘人猿泰山’的,在英属东非洲有他的庄园。看来咱们找到好地方了。大尉先生!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

施奈德这时完全忘了刚才的恐惧和绝望，得意洋洋地说：

“咱们的队伍非常神速，我想这时那位倒霉的爵士大概还不会知道英国已经参战了吧？咱们不妨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让他领教一下大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厉害手段！”

副领队也附和着说：

“对！我希望这个英国小子在家，咱们进去就逮住他，把他押到内罗毕的克劳特将军那儿去。当我们向克劳特将军报到时，施奈德大尉如果能带上著名的人猿泰山当战俘，嘿！那是多么风光啊！说不定还有重赏呢！”

施奈德这时越发踌躇满志了，满面笑容地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的老朋友！这风光可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应该是咱们大家的。当我押着俘虏去的时候，克劳特将军也许已经前往蒙巴萨了。如果能在半路追上将军，那当然再好不过。然而，我想，我们得赶好长一段路才能赶上克劳特将军呢。那些英国猪和他们的军队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渡过印度洋，赶到这里来。我想，咱们已经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于是施奈德就指挥着他的一小队士兵，向格雷斯托克的庄园走去。当时，泰山和他的儿子杰克并没在家里，只有琴恩一个人独自留在庄园。她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不大听得到外面的消息，丝毫也不知道英国和德国已经宣战。她看见有人数不太多的军队往庄园这边来，以为是来作客或休息一下的，赶忙出来迎接，同时命令瓦齐里人准备饭食。泰山的庄园一向是好客的，任何客人来了都是如此。





泰山因为有事要办，到非洲东部去了。他在内罗毕已经听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知道德军一定会入侵英属东非洲。他惦记着琴恩，心急如焚，急忙昼夜兼程地往回赶，要把琴恩接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身边带着二十多个黑武士，他嫌他们走得慢，跟不上自己，泰山此时是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家的。于是他把黑武士们甩在后面，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往前赶。走了一段路之后，为了不受束缚，行动更自如些，他爽快地把文明社会的那套衣服也脱去了，反正丛林里没有谁会看见他，他完全不必顾忌。这时这位英国爵士几乎又恢复到半裸体人猿时代的样子了。

此时的泰山只一心一意地想着琴恩，想着爱妻正处在危险万分的境地，他脱去衣服，在树上“飞行”起来。随着装束的改变，他的心理状态也在改变着，凭直觉他感到自己又是一个野蛮的人猿了，他要赶去援救的似乎也不是什么爵士夫人，而是自己寻觅多年，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头心爱的母猿。她的命和自己的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要自己活着，就不能让别的生物加害于她，自己绝对不能没有她。如今她在危险中，必须拼着性命去救她。泰山怀着这种心态，脸上的表情不自觉地变得凶狠威猛起来，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狰狞可怕。现在泰山这副模样，不要说根本不像个英国贵族，就是和上议院的议员们比起来，也相去十万八千里。只有那些小猴，蹲在树枝上，羡慕地欣赏着泰山的飞腾跳跃；有些大点的还能认识他，知道这就是从前称雄于丛林的那只大白猿。

林中有一只大狮子，昨晚捕捉到一头猎物，吃了一半，



肚子已经饱了，便懒洋洋地在吃剩的食物旁睡着了。泰山的飞奔惊扰了它的酣梦，它眼睛里两束黄绿色的凶光向泰山射去，认得这是它的仇敌，很想和泰山再斗一斗的，可是泰山根本没有理会它，仍旧走自己的路。狮子目送着泰山，摇了摇尾巴，低吼了一声，又懒懒地躺下了。

泰山在树上闪电般地飞跃着，对周围的野兽并没加以理会，不论是狮子、猿猴或其他兽类，他都觉得似曾相识，但现在没功夫理它们。他只感到自己仍像当年一样，一心一意想去做件什么事，就照直朝目的地飞奔而去，丝毫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虽然他在文明社会里也生活了很多年，但他在兽群中长大，自小养成的一些习性并没有失去。他嗅觉依然灵敏，从老远就闻出了狮子的气味，却只是暗暗防范着，没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挑逗它，目前可不是和狮子开玩笑的时候，虽然过去他常常这样做。其实，林中的一切声音他都听到了，例如小猴的唧唧喳喳私语声，其他野兽从丰茂的草丛里经过时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这些大大小小的声音都没逃过他的耳朵。只是泰山急于办事，没时间理会它们罢了。

尽管泰山有着超过常人的体能，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视觉、听觉、嗅觉不管如何灵敏，都不能超出一平方公里以外。此外，饥思食，渴思饮，累了必须休息，这些必不可少的事自然要耽搁他的时间。好不容易，经过十几天的奔波，这一天他总算赶到了庄园附近的丛林。他急忙奔到庄园前的平原上眺望，不禁惊呆了！他在心里暗暗喊着：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从平原到庄园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泰山虽然不能看得十分清楚，但只从轮廓望过去，已经足以断定庄园里发生过一场屠杀了。庄内的仓库被夷为一片瓦砾，屋顶上的烟囱也不冒烟了。泰山急急忙忙地向庄园奔去，他已经能想像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了。当他急步奔近时，见原先垂着藤萝的庄园被烧成了一片焦土。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死尸，园里的树木花草被拔的拔，砍的砍，几乎没一处完好无损，家畜已被抢掠一空。一些食肉的鹰隼和鬣狗正在撕扯着死者身上的肉。泰山面对这副景象，又急又气又恨，心里像被火烧灼着一样，他紧紧咬着牙。

泰山忍着悲愤，走进庄园，更为残酷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在起居室的屋门上，竟钉着华辛布的尸身！华辛布的父亲就是十分忠于泰山和琴恩的仆从莫维罗，一年多以来，莫维罗一直是琴恩的贴身保镖。

泰山又继续往里走，进到屋里一看，原来摆得整整齐齐的家具都乱七八糟地倒在地上，家具上和地上血迹斑斑，有些地方还清清楚楚地留着血手印。很明显，这屋里曾发生过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琴恩常用的钢琴倒还好好好地在那里，但钢琴旁边却躺着几个黑武士的尸体。泰山急忙抬眼看琴恩的卧室，卧室外面又是几个黑武士的尸体。卧室门是关着的，看不到里面，泰山睁着惊恐的眼睛站在那里，不敢再往前走了，他实在没有勇气去推开卧室的门，那该是琴恩呆的地方，他无法想像屋里是一幅什么样的惨象。

他站了好一阵，想了想，横祸已经发生了，躲是躲不过去的，无论如何也要硬着头皮去看看，于是拖着沉重的脚步



走到卧室门口。这时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最后，他用发颤的手握住房门上的把手。泰山又犹豫了一阵，才鼓足勇气，扭动把手，推开屋门，跨进他最心爱的人的卧室中去。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床上横着的一具烧焦了的尸体，不由得惊呼一声：

“琴恩！”在极度悲痛和绝望中，他倒没有眼泪了，只是觉得心里非常非常乱。他愣愣地看了一会儿，走近床边，低下头去仔细辨认那具尸体，希望这不是琴恩，可是理智又告诉他这种可能性不大。那尸体已经烧得像焦炭一样了，面目根本辨认不出来。泰山把尸体抱起来，反反复复地看着，尸体的长短很像琴恩的，泰山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他放下尸体，定了定神，才四下打量屋子：地上有一支德国的来复枪，还有一顶染满了鲜血的德国军帽。这些迹象可以证明，在他的庄园里大发兽行的一定是德国人无疑了。泰山始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床上的尸体不是他最亲爱的妻子琴恩，他再次把尸体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忽然发现尸体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啊！这正是琴恩的戒指啊！泰山心里像挨了重重一铁锤，他完全绝望了。

泰山万分难过，悲悼了一阵，把琴恩的尸体抱到她生前亲手栽下又非常喜爱的玫瑰花丛旁边，挖了一个坑，埋了下去。同时他把那些已死的忠心的黑武士们也埋在琴恩的坟旁边。做完这些事以后，泰山已经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他朝四周看看，才发现除了他刚建的一些坟之外，在屋子的旁边竟还有许多新坟，这是谁建的呢？又埋的是什么人？他走过去把坟挖开来，原来里面埋的都是德国军人，有的军服



还完整,能看出肩章和符号。至此,泰山已经能断定到庄园来烧杀劫掠的是德国军队。他决心找到仇人报仇,可是,谁又知道这些德国军人到哪里去了呢?

玫瑰花已经被德国兵蹂躏得落花满地、不成样子了。泰山又回到玫瑰花丛前,站在琴恩的坟边,悲痛地做了祷告。天色渐渐暗下来,泰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循着德军的脚印,向前追踪而去。他脸上虽然没有眼泪,却把沉重的悲伤和仇恨都埋在心里了。他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那样决意寻衅复仇。只听他不停地轻声在说:

“我的琴恩死了!死了!死了!”

泰山心里盛满了痛苦,也盛满了仇恨。路上仇人们杂沓的脚印还很清楚,他一边提防着丛林中的危险,一边循着脚印走去。没想到自己出门去,仅仅离开不长时间,现在妻子没了,家园没了,他的心里有怒火燃烧着,仇恨似乎在胸膛间膨胀起来。泰山觉得不但残害琴恩的凶手该杀,所有的德国人都该杀!他抬头望着蓝天和月亮,默默地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找到破坏他幸福家庭的人,以牙还牙。此仇不报,誓不为泰山。

泰山静下心来想了想,报仇是一件大事,前面必定还有很多困难要自己去解决,此去任务可能非常沉重,报仇大业该如何一步步进行,需要小心慎重的对待。他觉得有必要调整心理,不要沉浸在悲痛里,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如何处理好大事。

泰山本来就不太喜欢文明社会,觉得生活在文明社会里,一切都太受拘束,他还是更喜欢自幼生长的那个兽群环



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近几年来,虽然身不由己地受了些文明社会的熏陶和教育,勉强周旋了一些年,但这是因为他深深爱着琴恩。他必须和琴恩生活在一起,琴恩习惯了的,他也必须逐渐熟悉、习惯起来。现在琴恩已经死了,他无须再勉强自己去适应那个社会了。他觉得人们崇尚得不得了文明社会并没有什么好,那么多烦人的礼节、仪式,多么拘束人,简直是剥夺了他的天性和自由。在那儿生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连自己的爱憎,都要受它的制约,对这些他本是极不喜欢的。仅举一个小例子,譬如穿衣服,到什么场合,必须穿适合于什么场合的衣服,一定要按规矩来,错了会被人耻笑的。那衣服都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极不舒服,以至他每逢看到衣服,就不由得联想到捆绑人的绳子。记得从前在巴黎或伦敦的时候,他也曾常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华丽而时髦的礼服,脸上总带着一种矜持自得的神色,而在泰山看来,身上绑了这么多不舒服的东西真让人替他们难受啊。泰山还常常觉得,穿衣服对这些文明人来说,除了御寒之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显示身份和夸耀豪富,这是泰山最讨厌的。他有一个非常固执的想法,就是认为天生的人体是最美丽的,是老天赋予的,没什么羞于见人,何必要用各种各样的衣服遮盖起来呢?尤其不可容忍的是,人类自己穿衣服就罢了,还要多事地推己及兽。泰山过去在欧洲的时候,有时也去看马戏,看到马戏班里那些动物模仿着人的样子,穿上各种奇形怪状的衣服,衣服上还装有发光的或带响的饰物,用以取悦于人。他觉得那些动物真可怜,慑于皮鞭的威胁,尽管不舒



服,也只好套上些劳什子。泰山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因为过去曾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他生活在丛林的兽群中,童年到成年这一段时间给他留下的记忆最深刻,那时他生活的群体里每一个都是裸体的,大家对于天然的美有共同的标准。泰山平时最羡慕的,就是一身结实的肌肉和健美有力的体格,凡是这样的,不论是人是兽,他都认为好看。他也曾经琢磨过,但怎么也想不通,何以人类非穿了各种衣服才觉得体面?

由于对人类和兽类都很熟悉,泰山把二者做过比较,他觉得人类比兽类多的是贪婪、自私、残暴,远不如兽类在丛林中来得光明坦荡。当然,这么多年了,在人类中他也有了爱妻、儿子和少数知己,这些人自然不能一概否定,但他们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可深交的。人类的心灵,比兽类要复杂得多,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琴恩已经死了,琴恩生活惯了的那个文明社会对他来说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可以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新过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一想,他心里的悲痛倒稍减了几分。

上路之前,泰山检点了一下必须要带的东西。他父亲曾遗留给他一把猎刀,此时他把它绑在了左边腰间,又从武士们留下来的武器中找了长弓和毒箭背在背上,还寻到一条结实的绳索,这是他在丛林中走路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是他自小练熟了的得心应手的武器,现在他把绳索缠成一个圈,也背在肩上。泰山挑选了一支较重的长矛,握在手里,有了这些武器,在丛林中遇到什么他都可以应付了。他在



庄园的废墟上找了半天，也没拿到一枝能用的枪，只好作罢。本来，死去的父母还遗留给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根金项链，项链上连着一个镶嵌着宝石的精致玲珑的小金盒，盒子可以打开，里面放着他父母的照片。这根项链以前一直戴在他脖子上，后来在结婚前他送给琴恩了，自此琴恩也时刻不离地戴在身上。这次他仔细审视卧室床上的那具尸体，看见颈项上没有项链。泰山认定是凶手杀人后，把项链掠去了，这一次去找到仇人，除了报仇之外，还必须找回那件宝贵的纪念品。

泰山就这样全副武装地上路了，一点也没歇息，一直走到半夜，他确实疲倦了。他想，报仇也不急于旦夕之间，恐怕要做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好在自己现在已经无拘无束，没有什么事再能使自己耽搁，不急在这一时吧；况且，按照大猿的习惯，从来也不计算时间，只求达到目的，就心满意足了。开始，泰山刚从庄园出来的时候，觉得怒气难平、报仇心切，那时根本感觉不到疲倦，可是现在，在庄园挖坑埋人费了些体力，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自然觉得筋疲力尽，需要休息了。于是他选了一株能够安身的大树，纵身跳上去。他仔细看了看这树，原来他以前出来打猎时曾经在这里睡过觉。

这时夜空中阴云密布，一点月光或星光都没有，整个丛林里一片漆黑，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若是别人单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会胆战心惊，泰山自幼训练有素，一点也不害怕。他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所以小心地防范着野兽的袭击。